



第五屆舞劍壇醉俠文學獎得獎作品

筆名	普林斯
作品名稱	
疾樂世界	
作品內容	<p>「再見，太陽。」</p> <p>午後陽光穿透整面落地窗，如碎花灑滿了闌黑長廊，消毒藥水恣意瀰漫，電子儀器時而規律時而躁動的挑動著敏銳的神經。這裡是醫院。</p> <p>迴廊比往常嘈雜，門的開關、輪椅推動、人們低喃我聽的一清二楚，直到一個沉重的男人聲音脫口而出，我耳鳴了，選擇性耳鳴。</p> <p>他手上拿著厚厚一疊報告，手拿著鋼筆比劃著報告內容，口中滿是繁複的學名和專有名詞，我想我還置身事外畢竟無知已成了當下的反射動作，直到瞅見媽的臉上滑過淚水掩面哭泣，我才恍然。</p> <p>「您的兒子，就快要失明了。」</p> <p>窗外佈滿烏雲，氣象新聞說的沒錯下雨機率是百分之九十，就跟報告上說這名患者失明的機率相同。我早該猜到剛剛的陽光只是曇花一現，絲絲雨絲匍匐在窗上，就像蠕動的小蟲子般在窗上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痕跡，和媽的臉上一樣，那止不住的淚水。</p> <p>回家路上，車內靜的詭譎，以往的歡笑聲像在哀悼什麼似的用沉默取代，能聽見的大多只有雨打在玻璃上乒乒乓乓和老爺車的雨刷發出不自然的怪聲音。</p> <p>「這樣雨會滴進來的。」爸看著後照鏡和我說著。</p> <p>我把窗戶拉下了一點，吸啜著新鮮空氣。我的存在是不是成了家人的負擔？我是異於常人還是該被歸類在異類？我在底心自問，明明是一樣的街道，一樣的人潮擁擠，地球想必也同樣的轉動著，然而我現在怎麼連呼吸都感覺如此吃力？在這被大雨困住的城市，我的雙眼我的四肢我的心，也許就此也要被禁錮住，一輩子如此。</p> <p>爸停好車，媽開了門，我不發一語的衝進漆黑的家裡，然而這曾是我閉著眼也能摸透的屋子，怎麼回到房間的途中如此跌跌撞撞，踢到了桌腳，摔破了桌上的玻璃杯，我挨著疼痛</p>

不吭聲的急速上樓，儘管我能感受媽在背後追趕著我。

鎖上了門，媽用力敲著，我不想回應也無力回應，只管咆嘯了一聲，門外便安靜了。我癱坐在門前呆晌著，看著左手上的白襯衫被碎玻璃割出了傷口，被深紅的血水染了一大片，又被淚水洗過了一次。我隨手抓著地上的木盒子丟往角落，平安符、十字架和一張張狀似一切都會否極泰來的籤詩散落一地，迷信和信仰，此刻又能代表什麼意義呢？

緊咬著牙根，抖動著嘴角，潰堤的淚水早已覆水難收。「你他媽的憑什麼奪走我的眼睛阿！整天燒香、禱告換到了什麼了阿？笑話…，他媽的你們全部都是笑話啦！」抓著頭摀住臉，我只能低頭不斷咒罵著上帝神祇卻無能為力。

突然手機響了，我啜泣著看著螢幕，沒竟沒注意這封簡訊已經是今天收到的第 15 封了。原來我的朋友和同學都還記得今天我要去醫院做複檢。

「good luck!」「等你眼睛好了我們大家一起去旅行!」「加油，結果會是好的!」「醫生會幫你在眼睛裝雷射槍，到時候你當超人我當副手如何阿哈哈!」

看著一封封的簡訊，我終於能卸下武裝，暫時和憎恨妥協。

雨停了，午後夕陽的光從百葉窗縫隙中射入一道明亮，冷不防的映入我的瞳孔。是啊，幸好我還能用著自己的雙眼看著這世界，與其在這自怨自艾，倒不如趁著雙眼還能苟且偷生，為我的世界多添幾筆片刻，好供我在未來的記憶消費。

「上帝給了我們一對眼睛，是為了讓我們欣賞世界，上帝給了我們一雙手，是為了要讓我們擁抱世界，但你知道在你背後上帝也給了你一對隱形的翅膀，是為了讓我們翱翔世界的，你懂嗎?:)」

我放下了手機看完了所有的簡訊，拉了條毯子，捲曲著身軀靜靜的睡在鋪滿絨布的地板上。血止了，淚停了，也累了，卻笑了，不忐忑了，久違了。

「早安，太陽。」

鬧鐘準時響在六點三十分，而我早已梳洗完畢，也看了日出冉冉升起。比起三年前為了升學壓力葬送自己的睡眠而換得的日出，今天的陽光，像極了永夜望穿了秋水，終於盼到永晝帶來了無限的希望。

穿上 17 歲生日爸送的 T 恤，沒洗兩次就起毛球，爸真是個貪小便宜的人，褲子還是習慣穿三年沒長高依然合身的牛仔褲，其實貪小便宜也會遺傳的。

「還有什麼沒帶呢？錢包、iPod…噢，還有那又大又笨重的眼鏡…」戴上了眼鏡，但看來鏡片的厚度也抵擋不了眼睛惡化的速度，我只能再向天斗膽乞求，別急著帶走我那苟延殘喘的雙眼。

我小心翼翼扶著手把走下樓，可是一個踉蹌便跌了兩格坐在地上了。我抬頭，看到了媽。她的雙手不自在的擺在圍裙附近搓揉著，眼窩陷了點，血絲巴滿著眼白，我猜她也許一夜都沒睡了。

「要不要吃早餐，媽有做火腿蛋喔，你最愛吃的。」媽本來就不是個擅長偽裝自己的人，現在連裝個鎮靜都顯得不自然了。

我慢慢起身，從桌上拿了放涼了一會的火腿蛋，咬掉兩口邊邊微焦的地方，原來我心目中的神廚也會有失手的時候，我淺淺的偷笑了一下。

「啊啊，那是不小心的啦，咬掉好，咬掉好。」媽竟然被我的竊笑給逗慌了，我搖搖頭忍住笑意。拿著火腿蛋，我走到玄關換了雙布鞋。

「欸媽…」我手握在大門的把手上，想和媽說些話但都顯得彆扭，我緩緩轉過了頭。

「沒事了。」講完後補上了個微笑。

媽笑了，媽也笑了，就算不說話我們也都明白了。那大概是上帝給予我們母子最特別的心電感應吧！

關上大門，今天風和日麗。

家門外的龍眼樹今年依然結實累累，隔壁人家養的哈士奇正用鼻頭頂弄著地上的龍眼，樹上恰巧又掉了顆龍眼砸在牠的頭上，牠甩了甩頭看看天上，蝴蝶飛過，牠搖著尾巴追進了前方的小公園。公園裡有個有小池塘，池塘裡還有幾年前我拿去放生的烏龜，烏龜佇立在池塘旁的石板上望向一旁的花圃，花圃裡的花綻放的正鮮艷，鮮豔的蝴蝶和蜜蜂搖曳在朵朵花間。小的時候總會有個畫面，蜜蜂和蝴蝶拿著吸管和水桶食用著鮮甜花蜜，但一晃眼這種想法已經好久不見。

我吸啜著晨間清新空氣，不禁感嘆這些年來天天都擔心遲到，出了門就一股腦兒的往學校奔去，卻從未停下腳步緬懷兒時最愛的秘密基地。

拐了個街角，公車站牌前大排長龍。

也罷，雖然沒有目的地，索性跟著排進隊伍，所謂的冒險就是該隨遇而安吧。隊伍裡，我注意到有個中年男子挽著老婆婆的手。

「阿宗啊，恁講我掛這烏仁目鏡有嬾無？」老婆婆摸著那中年男子的手說著。

「阿母遮恁尚嬾喔！」那男子笑著對著她說。

我無意間看到那婆婆胸前掛著殘障人士的牌子，我想她也許是個視障人士。也許，以後我也會像她一樣吧，白著髮駝著背，卻不知是否能有人牽著我的手，指引我方向陪我度過餘生。

公車來了，大家接踵上車，我緩緩的跨上公車，雙手將欄杆抓得很牢很牢。

「噢，對不起。」上了車不斷撞到人，眼神無法集中，路也看的越來越吃力。

「這位置讓給你坐吧！」一個留著長髮的女孩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用啦不用啦！」我故做鎮定，但我們推拖了幾回我還是坐下來了，我想大概是我上車的蹣跚和那不靈活的眼神給人發現了端倪了，想不到都還沒有失明就有這樣的福利，但這並不是我要的…。

一路上我始終頭低著，總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打量著我的雙眼，我把 iPod 開到最大聲，試圖忘卻其他人可能對著我指指點點，嗯，他們一定在對我指指點點著。

路有點顛簸，頭低久了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突然公車一個急煞，我驚醒了。「這是哪啊？」心裡默默嘀咕。

算了，也該下車了，我這次一定要若無其事的離開這裡，讓我在失明前還能保有最後的卑微尊嚴。但對於前方的不確定性，下意識還是緊抓著身邊週遭的東西，突然一雙細嫩的手托著我的手腕走下公車，是那個女孩。

「謝謝妳。」我小聲的對著她說。

那女孩微微笑了一下，便不發一語的離開，我卻只能站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離開。我真後悔因為緊張而沒仔細多看她幾眼。

一個回神，我左右顧盼了幾次。看來，我被載來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隨著人群沿著街上的玻璃櫥窗慢慢的走。拐了幾彎，走進小巷，被一間面向河堤，彈奏著慵懶卻又悠揚音樂的古老建築給吸引，外頭有塊寫著各式語言文字的招牌，我想我還看的懂其中幾個字，『營業中』。

我悄悄的推開有著像哥德教堂的古式舊門，才發現這店比外頭看來寬敞多了，除了迎面看見的吧檯外，吧檯旁的玻璃門後依稀看得見裡頭不少客人言歡著。

「歡迎光臨。」一個留著俐落短髮的女性從玻璃門走出招呼著我，想必她就是這家店的老闆吧。但我卻直瞧著看著她的藍色眼睛、棕色頭髮和深邃五官呆著。「要喝咖啡還是酒？」她笑著說。

我支吾的隨意點拿鐵，問說：「妳是外國人吧！妳會講中文？」

她看著蒸餾的熱水笑著說：「你說的我都聽的懂，我說的你也聽的懂，就是這樣囉！」

雖然不解為何講得這麼繞口，但也不好意思問下去了。

「好了，你的拿鐵。走吧，我帶你到後面坐坐。」她端著咖啡，輕推著我的手臂走到了玻璃門後。

這下可奇了，裡頭的客人除了幾乎西方面孔外，幾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亞洲人卻各個奇裝異服，我到底來到了什麼地方啊？

「你就坐這吧！」她將咖啡放在桌上，我也就坐了下來。

「嘿，小子，沒看過你喔！」一個在梯子上換燈泡的外國男子看著我說著。

老闆娘對他點了點頭。

「他是誰啊？」我湊在老闆娘耳朵旁說。

「Edison, Thomas Alva Edison, 這裡的燈泡都他做的。」

「愛..迪生？別逗了吧哈哈！」一不小心說了太大聲，我趕緊抬頭看著梯子上的男人。

「放心，他聽不到。」老闆娘笑著說。

「是嗎？聽不到啊，那還真跟愛迪生一樣。可是…」我半信半疑說著。

還在狐疑的同時一旁有個男子點了點我的肩膀，說著：「你對宇宙有沒有興趣？我問你，你知道地球繞著太陽運行的軌道式橢圓形的嗎？」

我轉頭過去，回說：「我知道啊，課本有教。」

「哈哈！那太棒了，你很有前途。你好，我是 Kepler, Johannes。」他握了握我的手。

「那不就是課本裡面發現行星運動定律的克卜勒嗎？我沒聽錯吧！」

他撇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說著：「我還真想看看你長什麼樣子。」接著便離開了。

「課本是有說到克卜勒從小失明，但…，這到底..這怎麼可能啊…」我開始覺得這裡的

人有點瘋狂了。

正當我還在思考這到底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一股澎湃的琴聲像浪潮襲捲而來，冷不防的讓人忍不住往琴聲方向看去。

「這人…，怎麼這麼眼熟？」我喃喃自語著。那琴師一頭灰白的頭髮，眉頭深鎖著閉目，指間在黑白鍵上來回穿梭，幾乎和鋼琴融為一體了。

「Beethoven，他很有名呢！」老闆娘斜過眼來看著我。

「對！真的跟書上面長的一模一樣耶！但…」我話說到一半，老闆娘打斷了我。「聽過『給愛莉絲』這曲子嗎？其實這首應該叫『給泰瑞莎』，但被後來那該死的諾爾寫錯了！但是我愛他他愛我，只可惜我們有緣，卻沒有結果…。噢，我還沒自我介紹，我叫 Therese Malfatti，算是 Beethoven 的情人吧。」說完，老闆娘望著琴旁的貝多芬，似乎掉進了回憶漩渦裡，像個忠實的聽眾，雙手托著下巴微微的笑著。

「這真是首好曲子啊，音律完整，絲絲入扣，是吧，年輕人！」一個蓄鬍的男子端著酒杯坐到我身旁。

終於讓我見到熟悉的亞洲臉孔了。「是啊，不愧是舉世聞名的音樂家，請問你是…？」我回。

「在下師曠，別看我看不見，音律方面可是我的專長。」堂堂中國樂聖，竟和我同桌共飲，這到底是夢境還是幻覺啊？

「嘿師曠，什麼時候輪到你露一手呢？別說我們不讓你們東方人表現表現！」一個摸著雪白鬍鬚的外國人走過來說著。

「聽聲音就知道是你了荷馬！」師曠回：「小兄弟，幫我看荷馬是不是又背著七弦豎琴，準是又要來吟詩了唄！」

「你這就猜錯了，我正在思索新的詩句，小兄弟，換你幫我找找師曠附近有沒有其他的東方人，創作詩句找師曠沒啥用，還是左丘名有文采！」

我看了看荷馬，難道是那著名『荷馬史詩』的荷馬啊！原來也是個失明人。他要找的丘名，不會就是中國歷史著作『左傳』的作者左丘名吧！

說也奇怪，我竟然開始習慣那些離我遙遠年代的大人物一一出現在我面前的驚喜了。

「荷馬先生，在鋼琴旁邊那桌，有個東方臉孔的男子拿著書在看呢！」我指著前方。

「他哪是在看書啊！他和我們一樣都是失明人呢！」荷馬笑著說：「師曠走吧！咱們去找左丘名兄。」他們兩人便走向左丘名，但兩個瞎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的模樣還真是有趣，看著他們倆的背影讓我不禁想著，也許我在他人面前也是這副模樣吧。

「欸欸！借過借過。」一個中年男子一跛一跛的走向我問道：「年輕人，你是哪一國人？」

「我..台灣人啊。」

「台灣人啊，是在中國那附近吧！」

我點了點頭。他又回：「可憐啊你們，在二戰裡你們也吃了不少苦頭啊！蔣中正是個好領導人，只可惜有時候太過固執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哪懂你的意思！」我心裡默默的想這關蔣中正什麼事情啊！

「自我介紹一下，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我是第三十二任美國總統，很高興認識你。」

羅斯福啊！這可是歷史課本裡鼎鼎大名的美國總統。這下我懂了，你跟蔣中正是同個時代的人啊！我笑著說：「真是榮幸啊，久仰大名了，但我看您的腳怎麼一跛一跛的？」

「這是老毛病了，我天生就患了小兒麻痺，但你別小看我，我還不是當了美國總統了！」他驕傲的說著。「聽著年輕人，我也曾因為身患殘疾而自暴自棄，覺得上帝怎麼如此不公平。但當我翻閱過眼前這些偉大人物的經歷和事蹟後，他們給我了一個訊息，『別向命運低頭』。從此，殘疾對我來說就是最甜蜜的包袱，我以此鞭策我自己，成就了現在的我。」

我聽著羅斯福一席話就如同醍醐灌頂，那糾結的心裡似乎開始撥雲見日。

「Einstein，別窩在一旁生我的氣了，陪我去散散心吧！」羅斯福對著窗邊喊著，那人是一眼我就認出的愛因斯坦。「孩子，你看看他，還在生我丟原子彈的氣！話說回來，天曉得一個三歲還不會講話的學障，卻成了如此偉大的科學家。相信我你還有大好前途，別輕易被打倒了！」說完，我便看著他搭著愛因斯坦的肩走出大門。

老闆娘收拾了杯子，走向了我。「咖啡喝完了嗎？味道如何？」我看了看杯子：「還剩一點點耶，不過這杯咖啡真的好香好好喝喔！」我偷指著店裡最後頭的牆壁旁問道：「我想請問一下，那些人是誰？」對於眼前的事物，我不驚訝了反而好奇了起來。

「你看，那個捂著自己左耳在作畫的人就是 van Gogh，那個拿著筆沉思的人就是 Nietzsche，他們深深受到情緒障礙的困擾，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有時候還會莫名的打了起來。但是，卻有個人能夠安撫他們的情緒，就是坐在他們中間那桌的 Helen Adams Keller 了！」老闆娘一個個指著告訴我。

「原來是梵谷、尼采還有海倫凱勒啊！」我驚呼的點了點頭，把最後一口咖啡喝盡。

「加油吧！年輕人…」這是我聽到的最後一句話，便沉沉的睡去了。

微微的涼風如拂袖般輕撫著我的肌膚，林蔭隨風婆娑起舞，穿越葉層的光芒輕喚著我的視神經，我睜開了眼。

「咦？這…」我竟置身在一幢磚木堆砌而成的舊房子，或該形容是斷垣殘壁來得貼切點。牆壁剝落得厲害，上頭還有幾個塗鴉，地板早已腐朽殆盡，全成了土壤，許多枝芽嫩葉冒出了頭。「難道…剛剛一切都只是夢？」我起身拍拍身上的塵土，走到了門檻旁坐了下來，放空了心思看著外頭一如往常的世界。

門外是條斑駁的青石板街道，拐個小彎，空氣被柏油路升起的熱氣變的扭曲；一群小孩拿著皮球在人行道旁嬉戲，幾個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高中生，半蹲著大口吸啜著口中的濃煙；老年人們拿著二胡琵琶輕鬆唱著小調，另一邊是重金屬搖滾的演唱會震耳欲聾；襁褓中的小嬰兒被音樂吵得哇哇大哭，媽媽和爸爸扮著鬼臉哄弄著嬰兒，外傭推著年邁的老人經過，坐著輪椅，那老人看著嬰孩不發一語；糖果鋪的老闆用著貪婪的眼神，賣了一隻貴了十元的棒棒糖給懵懂的國小生；河堤畔小孩們跟著老師拿著透明袋裝著小魚準備放生，遠方的釣客若無其事的盯著水面動靜，虎視眈眈著。

我看著這瘋狂的城市，衰弱的城市，想起詩人夏宇曾寫過的一首詩其中的一段。

失明前我想記得的四十七件事：

「我必須全部記得，因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會大聲的質问我，對著我看不見的眼睛，我會輕輕地說我看不見，但是，我全部記得。」

也許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把瞳孔當相機，而這個世界就像是不停流動的歌曲，看我拍到的，是哪段旋律。就算我即將要失去了雙眼，也不會失去那曾經豢養過我的世界，剩下的，

就讓我將世界的一切養進我的記憶。

我到了轉角的商店買了瓶水，扭開了瓶蓋邊喝邊走到了河堤畔，坐在綠嫩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思索著今天的奇妙經歷。不經意的，看見一旁有個女孩正閉著雙眼，像是在享受著什麼似的。是她，早上公車遇到的女孩。

我悄悄的將屁股挪了過去她的旁邊，近看這才發現，陽光輕輕吻上她的雙頰，紅潤而白皙，沒有半點胭脂味，徐徐微風滑過她的長髮，飄逸清新，長長的睫毛，挺挺的鼻子，無邪的微笑，天使的臉孔大概就是描述這樣的女孩吧。

我小聲的在旁說：「那個…，今天很謝謝妳。」

她仍輕閉雙眼，身體微微的擺動著。

我想我心裡頭的鹿群已經失控的橫衝直撞了。

突然她緩緩的睜開了眼和我對眼，我嚇了一跳，她似乎也倒抽了一口氣。

「咦，你怎麼在這裡？」她的聲音是溫柔又充滿能量的那種。

「我剛剛經過這裡，看到妳所以想跟妳打聲招呼。」我慌張的舉起右手抓了抓頭。

她笑了笑，又閉上了眼，一句話也沒說。

我開始有了疑惑，但整整一分鐘，我只能看著閉上雙眼的她，一句對話也沒有。

她睜開眼，頭轉向了我。「你剛剛有沒有和我說些什麼？」她俏皮的笑了一下。

我皺了皺眉，不太懂她的意思，但還是微微的搖了頭。

「看不出來吧，我其實聽不到任何聲音喔。」她若無其事的說了一個大秘密，當下我卻只能啞口無言。

「有沒有紙和筆，寫下來我可能才能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喔。」她指著我的包包說著。

我趕緊拿出筆記本和原子筆，寫下：「妳…真的聽不到？」

她看了看，莞爾笑著。「騙你幹嘛，幾年前的一場大病我就變成這樣了。」

我陪笑著，但心中充滿了許多疑惑。

「妳應該在公車上有看出，我的雙眼就快看不見了吧。」我寫下。

她看了看紙，將目光移向了我的雙眼。

「一個聽不見的，一個要看不見的，這場景真是特別。」她笑著說話的時候，酒窩特別明顯特別可愛。

她又將雙手撐著背後的草地，看著孩子們放在天空的風箏。

「你說，現在的世界是什麼聲音？」她收起了笑容，喃喃自語了起來。

我思索了一下，這世界的聲音，該是孩子們無憂無慮的唱遊，還是施工中的電鑽聲；是夏天蟬鳴蛙叫，是媽媽睡前的小故事，還是電視上立委的口水戰一觸即發的嘈雜？

我不知道。

她看著我，接著說著：「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想聽聽我喜愛的歌手出的唱片，很想聽教堂的鐘聲，很想聽雨聲，很想聽個笑話和大家一起哄堂大笑，很想聽媽媽對我的訓話，很想被

鬧鐘叫醒準時去上課，很想和你聊天而不是透過紙筆，但是我不行，幾年下來，我能聽見的只有自己的心跳，噗通…噗通…。」她嘆了口氣。「這個世界、這個城市太沉默了，沉默得讓人害怕。」

說到這，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失落神情，但沒有太久，她又撐起了微笑。

「後來我才發現，在這靜默的世界裡，我能聽見自己的心，不被紛亂的世界給迷失。原來沒有任何聲音比自己的心更真實了，你懂嗎？」

我看著她的雙眼，如此潔淨而充滿力量，我問了問我自己，為什麼失去自己這麼重要的感官她卻能如此豁達，想起當初我怨天尤人的嘴臉，想必是醜陋極了。

「其實我也並不是很快就適應這樣的殘缺，直到我做了一個夢。」她的黑眼珠子轉呀轉的，像是在回想些事情。「說了你可別笑我，我夢到了海倫凱勒、夢到了愛迪生，還有好多也有殘缺的人，是他們告訴我該如何度過低潮的！現在想想，這好像是夢，又好像親身經歷一樣。」

我看著她，睜大了眼睛，不敢相信我們竟遇到相同經歷。

「怎麼了嗎？」她問著。

我拿起筆寫下：「妳相信這世界有這種巧合嗎？不久前我才從妳說的那個夢醒來！」她露出驚喜卻又不可置信的神情。

我接著寫：「是不是還有羅斯福、貝多芬？」她摀著嘴：「怎麼可能…，我以為你只是哄著我的。但真的，他們真的有出現！」我們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巧合，訝異之外卻又相信這不會只是個巧合。

「我一直以為像我們這種人只是造物者手下的瑕疵品，原來祂這麼做是有目的的。」我拿起紙筆，快速寫下。

「什麼目的？」她用那雙水汪汪的眼睛看著我說。

我吞了下口水，寫下：「祂要讓我們學著去面對事實，讓我們去挑戰，讓我們與眾不同，讓我們展現自己的價值。」接著撕下這張遞給了她，又寫第二張。「還有讓我們夢上相同的夢，讓我們相遇。」我越寫越無法控制自己寫下第三張：「如果有一天，妳能用妳的雙眼幫我看這世界，我能用我的雙耳替妳聆聽這世界，那是不是就太好了！」寫完，我畫了個微笑。

她試著隱藏笑意，指了指我手上的紙。「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下可好，我太過興奮讓我不知不覺過度浪漫了起來。我開始緊張的顧左右而言他，「對了，還沒問妳叫什麼名字？」我很快的轉移話題。

她燦爛的笑著，發出銀鈴般的笑聲，比著我手上的紙：「用寫的吧，我讀唇語還沒這麼在行。」

真是夠丟臉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氣試圖壓抑我那已脹紅的臉，拿起筆再寫下剛剛說的話。

而春天的午後卻是如此多變，原本的風和日麗在一轉眼就下起了傾盆大雨，一場傘只能成裝飾品的大雨。

我拿著剛寫好的紙和那女孩開始奔走躲雨，然而紙早已在我手上零碎。街上的人車開始混亂，喇叭聲此起彼落，人們踩著水漥濺起滴滴水花，城市開始亂了秩序。我拉著她的手在

交錯的馬路中找尋方向，右手從口袋拿出原子筆，咬開了筆蓋，寫了『妳的名字？』幾個字在滿是水珠的左手腕上。她看了看，堆著笑意的在我耳邊和雨聲抗衡，：「小雨，我叫小雨，雨天的雨。」我也笑著點了點頭。

「你呢，你叫什麼？」她用右手遮著雨水滑落，另隻手我緊緊抓著。

我們來到了十字路口，大批人潮急走，一個紅綠燈變換，一個人海推擠，我放開了手。

她被湧來的人潮推擠到斑馬線中，我被推擠到路口，警察穿著哨驅趕著人群，小雨回頭望著我卻依然被推擠的往前走，我站在紅綠燈的另一頭，不顧一切的大喊。

「陽陽，太陽的陽。」

我們就像兩艘被海浪捲向兩處的小船，連掙扎也不被允許。最後，在我視線不能及的遠方，我在茫茫人海中，竟看到她最後的身影，她正微笑著點了點頭。

我想，這次她聽見了，她一定聽見了。

全身濕透又迷失方向的我，一個踉蹌，倒臥在雨中，接下來，我什麼都記不得了。

「燒好像退了，妳等等叫護士來看看，我先去買水果。」耳邊傳來媽和姐的聲音，空氣還飄著濃濃的酒精和消毒藥水的味道。

「欸姐，這裡是哪裡？」我虛弱的朝著聲音的方向說著。

「噢，你醒了喔，你都睡了一天了耶！這裡是醫院，你發高燒昏倒在路被路人救來這裡，明明有病還出門淋雨是在幹嘛，我去叫護士，別動。」

「這是怎麼回事？」我摸了摸繞在我的眼前的繃帶問著，但姊好像已經出去了。

我起身抓著床旁的欄杆，一伸手就撞到了牆壁和玻璃窗子。

窗戶外頭徐徐微風吹進一陣陽光的暖意。我沿著窗櫺，拉開了窗簾，頭上的繃帶冷不防的鬆開。我呆坐在病床上，右手抖著在眼前晃了幾下，眼淚卻毫不留情的滑過臉頰。

到底是誰…，到底是誰隨手關掉整座天空，讓我流淚。

「再見，太陽。」

從小我就怕黑，睡前都要開盞小夜燈才能入眠，黑暗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陌生又如此的熟悉。然而現在我害怕的是，如何在這世界摘朵最鮮艷的花送給愛人，如何在水果攤選顆最紅的蘋果給家人，老了如何牽著老伴的手蹣跚的帶著她看海，如何分辨微笑和眼淚的差別。我不知道。

止不住的淚水提醒了我的膽怯，儘管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這時候，一雙暖和纖細的手，輕撫著我沾滿淚水的眼睛，接著用最溫柔又熟悉的聲音，在我耳邊低語：「陽陽，我終於找到你了。」

